

壇經摸象概論

(一)

沈善增

心懷感恩寫摸象

《心經摸象》出版以後，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的責任編輯錢震華先生提出要我寫一本《壇經摸象》，對此我沒有思想準備。《壇經》我只是讀過幾遍，不甚了了，僅知的隻言片語，還吃不准理解是否靠譜，遑論研究。禪宗有「一說就錯」之語，更不用說「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了。如果寫《金剛經摸象》，我倒願意試試。

錢震華先生堅持要我寫《壇經摸象》。他說，《六祖壇經》是中國人著述的唯一的稱「經」的文本，也是佛教三藏（經藏、律藏、論藏）中唯一的非釋迦牟尼佛所說的「經」，因此，壇經至少對中國人有特別的意義；壇經為什麼能稱「經」，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題目。現在，金剛經的講記、注釋還比較多，壇經的講記很少；講壇經的也就事論事的多，深入闡發壇經意義的少，因此，對壇經為什麼獨稱「經」而不稱「論」，沒有正面的回答。需要有一本書從哲理意義方面觸及到這

個問題。

錢震華先生提出的問題很大，我沒有把握做出這份答卷，但卻引起了我的濃厚興趣。我覺得，他的問題，也是對我是否于佛教有所解悟的一個考驗。所以，我答應研讀壇經後再議。

讀壇經以後，我強烈感到，我應該寫《壇經摸象》，與《還吾莊子》、《還吾老子》、《還吾論語》等一樣，這也許正是我此生肩負的使命。不知道錢震華先生怎麼會想到要我寫《壇經摸象》，我感到好像是命運通過他向我轉達信息。我不敢說這信息是佛菩薩要指示我的。佛遺教說，他涅槃以後，正法住世與像法、末法時代，都要依法不依人，依理不依人；所以我希望讀者在讀這本書時，與讀其他的佛經論講記一樣，保持清醒的思辨意識、批判意識和懷疑精神，真金不怕火燒，真理不怕懷疑、不怕辯論，也唯有經過你的獨立思考、反復思辨詰問，才能真正有所領悟、能夠運用。但是，我實在是非常想表達我這次研讀壇經的喜出望外的心情。豈止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

花燭夜」，「金榜題名時」，簡直是白日飛升，無比幸福。我對有幸獲得這種幸福感激涕零。

我本來以為對金剛經還是有所心得，這次讀壇經後才知道，六祖惠能是聽金剛經「應無住相而生其心」言下大悟，壇經的教理也是主要依據金剛經說的，而六祖惠能對金剛經的理解真是非常深刻，非一般的文字理解可比。所以，寫《壇經摸象》就是寫《金剛經摸象》，而非我本來要寫的《金剛經摸象》所能比擬。

在我準備動手撰寫《壇經摸象》時，因為考查一個問題，而接觸到《宗鏡錄》，一讀就被深深吸引，雖然是一百卷、八十萬字的浩大篇幅，我還是決定待讀完以後再寫。現在讀完了，意猶未盡，覺得在閱讀《宗鏡錄》中度過的光陰，真是十分享受的時日。如果不是有那麼多的任務等待我去完成，我真想再讀一遍，細細品味，靜靜感悟；希望再靜心地去讀佛教的其他經典，讀道家、儒家的經典，讀滿書櫥我讀過或讀了一些的哲學、文學經典，以後的歲月就在閱讀經典，與聖賢、智者、哲人、性情中人的親近接觸、交流中度過，那是多麼的福氣、多麼的愜意。但按照佛教大慈的精神，好東西要與大家分享，不能一個人偷著樂，可以獨善其身，但不要獨樂樂，眾樂樂也會使個體的快樂成倍增加，故而，我只能告別這種安樂狀態，進入相對緊張、艱苦的

寫作心境。但閱讀《宗鏡錄》，至少使我對《壇經》心諦的理解、對之所以稱其為「經」的偉大意義的理解更上一層樓，使我懷著一種萬分感恩的心情來寫《壇經摸象》。感恩六祖惠能以這樣淺近的語言、這樣貼近中國人思維方式的善巧說法，來闡發佛法奧義，使我們能領略本地風光，親近第一義諦。

讀者閱讀本書，如果像我一樣對佛法生起大歡喜心，這是惠能大師的無上功德。如果覺得仍有疑惑，這是我水平局限。如果發現本書觀點歪曲了佛法大義，有誤導之嫌，若真如此，那是我的罪過，歡迎批評指正，這也是幫助我消除罪業與所知障；但為了我認識到的佛法大義，我也會據理力爭，以使佛法在論辯中彰顯。如果由本書拋磚引玉，贏得大德善知識進一步的發揚光大，使禪宗精神在今日中國乃至世界大放異彩，那我或許可以說，是佛菩薩要我來幹這件打地基的事，大概是我過去世立下的誓願。

由於研讀壇經，才知道壇經有幾個本子，其中尤以先前通行的宗寶本與近時發現的敦煌本差別為最大，字數就差八千多。從胡適以來，包括鈴木大拙在內的一些日本學者，多認為敦煌本是接近壇經「文繁」的古本面目的本子，而宗寶本是後人對敦煌本的增加、添入。

儘管任繼愈先生在肯定敦煌本《壇經》史料價值

的同時曾指出：「要考慮到，此後的其它版本，成書雖遲，其中包含的思想卻可以很早。」儘管從理論上說，現存世的最早的抄本，並不能合邏輯地證明，它所據的本子就最早；但是，斷定敦煌本是增經的原始古本或最接近原始古本，宗寶本裏有，敦煌本裏無的一些段落、章句、觀點的價值實際就岌岌可危了，就可以很方便地以「後人篡入」、「作偽」而一言以蔽之了。這對理解惠能大師的思想、理解禪宗的精髓，實際是有害的。

而且，像胡適說敦煌本也是神會一派爲了抬高神會地位的需要，對增經原始古本所作的篡改，這實際是對佛門弟子的嚴重指控。如果神會及其弟子真是這樣做的話，那就是犯了「未得謂得，未證謂證」，「自贊毀他」的大妄語戒，對僧人來說，是無間地獄罪。不是說是僧人就不會犯妄語戒，不會犯無間地獄罪，但你要指控僧人犯了這樣的彌天大罪，必須要有證據，不能僅憑猜想，更不能以莫須有的罪名。尤其是對神會這樣的弘揚禪宗立了大功的高僧，指控他篡改經文，更直接涉及到對禪宗的評價。如果南宗宗風大揚，是依靠犯大妄語戒的神會一番炒作而成功的，禪宗的價值就很可疑了，惠能的價值也很可疑了。我確實看到過研究禪宗的學者，對增經記載的惠能言行表示懷疑。

真像張中行先生有書名《禪外說禪》，我發現有

很多研究禪宗的學者是「教外說教」。教外說教也是可以的，或許有利於保持獨立思考，保持客觀的立場，但現在往往以自己的日常經驗爲據，以自己的背景知識爲是，而缺乏對宗教及其信徒的應有的尊重，常常對研究對象持先入爲主的態度，搞有罪推定的論證，結果陷入了謗佛、謗法、謗僧而不自知。我們不說依佛教說，這是怎樣的罪業，就從理解佛教思想精髓，汲取人文精神養料這角度說，也不是科學的態度，也是對讀者不夠負責。

我在本書中採取的辦法，就是將宗寶本與敦煌本逐段比較，看看相異之處孰像是後加的，宗寶本多出來的內容更像是後人添加的，還是敦煌本刪去的？這是留待正文中詳細討論的，這裏不再贅言。

在概論中要說的，是我這次研讀增經使我興奮激動的感悟。

所以將此提煉出來集中說，而不是採取《心經摸象》、也是大部分佛經講記的敘述方法，隨著經文的展開而逐漸展開，一個重要的原因，心經是經文體，按照嚴格的邏輯層次組織成文，猶如「心點透視」；而增經實際是語錄體，隨請而說，隨問而答，像「散點透視」。

而且，人們對禪宗的印象是不講邏輯（好聽些是

超越邏輯)，提個話頭，機鋒對答，自己去參去悟，雲裏霧裏，玄之又玄。對古代中國人也許正相適應，對已接受了西方邏輯實證主義教育的現代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青年學子，也許就不適應了。從方便說法的角度，反倒可能需要用邏輯的結構、理性的語言來闡釋禪宗要義，使禪宗不致成為僅供欣賞玩味的古董。

惠能大師說的是佛法要義，是珍寶，是利器，於當世、于人生有大用，這是我要說的。

悟是開佛知見

我對壇經的感悟，是從悟到什麼是惠能說的「悟」開始的。

「悟」是禪宗的一個核心概念，一個了不得、不得了的概念。壇經敦煌本的經題就是：《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

對此經題，有學者認為，般若思想屬於空宗，惠能思想屬於有宗。「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也插進《壇經》的標題裏，實在是不倫不類的……《般若》之與《壇經》，是空、有異趣，迥不相同的。」

這種說法，有幾重誤解。首先，「南宗頓教最上大

乘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經」，是一個系統的經藏的總題，說明壇經只是這個系統的經藏中的一部，就像心經或金剛經是般若經系統經藏中的一部。其次，「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摩訶」（意譯為「大」）不僅是對「般若波羅蜜多」（意譯為「能引導到達彼岸的智慧」）的尊稱，更是特指「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般若波羅蜜多，力般若波羅蜜多，願般若波羅蜜多，智般若波羅蜜多，詳見《心經摸象》），為七地以上菩薩主修的般若波羅蜜多，是法空般若波羅蜜多，破法執的般若波羅蜜多，這正是壇經的旨趣。所以，稱壇經是「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經」，不是「不倫不類」，而是名副其實。至於說「般若思想屬於空宗，惠能思想屬於有宗」，不知依據何在，辯說也繁，不予分析。

我舉此經題，著眼在「南宗頓教」四個字。「南宗」名目，無論是惠能的弟子門人所立，還是神秀一派傳人予名，都是與「北宗」相對而言，不是分庭抗禮，也是各有千秋。以後南宗成為禪宗正宗，北宗式微，南宗名目也自然消亡了。

對敦煌本名之「南宗」的可能的含義，在正文中再討論。這裏要說，經題明確南宗與北宗的區別在「頓」、「漸」。「頓」是「頓悟」，「漸」是「漸修」。因此，「頓悟」是南宗之所以能成為「教」的立

身之本。

《說文解字》：「悟，覺也。」覺悟，覺悟，悟就是覺，本意是醒過來。佛經中說「覺悟」，是對意義了然明白的意思。這樣的翻譯，是借用了《莊子》中的概念。《齊物論》中有言：「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還吾莊子》對這段話翻譯如下：「夢見喝酒的，白天傷心啼哭；夢見啼哭的，白天快活地去狩獵。在他做夢的時候，不知道自己在做夢，在夢中，又占卜吉凶。醒了以後，才知道一切都只是夢。而且一定要有大覺醒，才能知道這是大夢。而蠢人自己認爲是醒了，心裏很明白，領主、奴隸，這貴賤等級是固定不變的。孔丘和你都在做夢啊。我說你在做夢，也是在做夢。這話最不可思議，因此叫它「弔詭」。萬世以後，一旦遇到大聖人，知道怎麼解開謎底，那就像夢醒之後，在光天化日下看到的事情一樣。」

這段話提出「大覺」的概念，以「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譬喻對本質真相的理解，與佛教的教

義很契合，所以用來翻譯佛教的名相（概念）。這種翻譯法叫「格義」，相當於今天所說的意譯。

但佛經中的「覺」，除了指稱「大覺」（如「正覺」、「圓覺」、「緣覺」、「覺悟」）外，還有「見、聞、覺、知」之「覺」的義項。「見、聞、覺、知」是衆生法、世間法，就是一般的生命個體都具有的認識功能。

（未完待續）

今體詩選

歷史的借鑑

空慧

千年寶刹，現世無存一磚瓦；
一生貪圖，臨終難帶半粒糧。
唐卡壁畫，萬代千秋人敬仰；
寫經刻石，幾經滄桑依舊存。
樓蘭古城，興盛一時今無迹；
敦煌藝術，屢遭劫難仍輝煌。